

遜志齋集

冊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
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
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
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
物繇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
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

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繇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

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談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

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勵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

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間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

珍微宋版印
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尙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

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

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

詩疑當作技

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

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

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較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汙穢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尙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尙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礪石攻木範金圻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託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於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於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旣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高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於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於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巖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繇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

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於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於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銜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